

中國哲學史

宋元明清的新儒學與實學卷 歐崇敬◎著

與世界哲學對話及重估一切價值的創造轉化

韋政通教授說：

這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象徵著中國哲學史上的研究和撰寫

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首次把幾千年來出土的新資料全盤納入
豐富了中國哲學的內涵
將古典中的那一些美妙、神祕的思想
透過新的概念和現代的哲學語言
轉化為可理解的知識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哲學史

宋元明清的新儒學與實學卷 嚴崇敬◎著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哲學史：宋元明清的新儒學與實學卷 / 歐
崇敬著. -- 初版. -- 臺北市：洪葉文化，
2003[民 92]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89-7553-02-0(平裝)

1. 哲學—中國—歷史

120.9

92018012

中國哲學史〈宋元明清的新儒學與實學卷〉

——與世界哲學對話及重估一切價值的創造轉化

作 者／歐崇敬

美術編輯／張淑慧

發行人／薛慶意

發行所／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5509 號

地 址：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

電 話：(886-2)2363-2866

傳 真：(886-2)2363-2274

劃 撥：1630104-7 洪有道帳戶

網 址：www.hungyeh.com.tw

e-mail：hungyeh@ms14.hinet.net

門市部／電 話：(886-2)2736-2544

版 次／2003 年 11 月 初版一刷

I S B N／986-7553-02-0

定價 360 元

◎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創造心靈的死亡與再生——哲學正義的

最後守護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歐崇敏

〈緣起〉

二〇〇三年八月十六日早晨一時興起與兩位友人教授在其深坑妙微堂居所午飯閒談，臨別友人問我，在中國哲學史七冊完成，且《世界的圖像與構造——邁向存有學的最終理論》一書完成後，將有什麼新的研究規劃。

我突然感到，長達兩年半左右的時間，我除了校對七冊的哲學史外，竟然都在思考著如何面對各種刊物的審查制度與面對各個可能審查的審查人之口味的「論文」形式問題；但卻忘了各個真心關懷的哲學問題，真心關懷的存有問題、生命問題何在。同席間我又想起約莫

一年半前賢宗到宜蘭拙居作客時，說了他所欣賞的是筆者十五年前到二十年前左右那個既是後現代文學又有能解構哲學的創作作品時期。

這兩段談話讓我追憶起我生命成長的最關鍵地方，同日的午後，我與同修驅車到新北屯大屯山上，晚間重見兩位已退休多年的恩師，談話席間，才讓我想起一種無可就藥的赤子之心、浪漫之情、理想主義才是創造的原動力，而這段時期爲他者窠臼所苦就是創造心靈之病與近乎故去的心靈狀態了。

（一）〈集體密謀暗殺了創造心靈〉

我認真地思考著，受到哲學界、世界學術所共認的思想家們，如柏拉圖全集的各篇對話錄如此雋永，這些對話錄哪一點合乎某部會的論文規格呢？而柏拉圖又是否因爲不合乎此規格而受到學術界列爲「異端」嗎？如果，柏拉圖太過久遠，讀者們認爲舉例不當，那麼，〔齊克果、尼采、維根斯坦〕甚至是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手稿》又豈合乎行規？然而他們的作品皆是重要的哲學的研究對象；尼采自二十五歲到四十五歲間的二十年創作爲其全集之所有著作，任何一部研究投向國內的哲學刊物必會被嚴厲的批判並且退稿。但尼采卻是影響二十世紀且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原創性哲學家。

倘若尼采亡於一九〇〇年，因此我的舉例仍可質疑為不合時宜，那麼看看那位以《邏輯哲學論》、《哲學探究》二書開創了兩派哲學流派的語言分析哲學家，這兩本作品若出自一個台灣五十歲以下的學者之手，會通過審查而刊登在哲學刊物上嗎？

許多學者的朋友告訴我，在七十歲以前寫作中國哲學史是錯的，也有許多朋友告訴我，哲學教授是寫作可以刊登的哲學論文，在五十歲以前應該不要發表自己的哲學觀點，要作哲學家是六十歲以後的事，於是尼采錯了、維根斯坦也絕對不能提出他的博士論文，羅素也錯了。智者大師對那本不過幾萬字的《妙法蓮華經》大發奇想的講述《摩訶止觀》、《法華文句》、《法華玄義》都是想像過度，缺乏論證，應該丟棄。

我們終於知道《六祖壇經》中的故事或許說的不是一個史實，但卻是當代的事況，太早宣佈哲學或任何有創意的觀點是會被迫殺害而至隱姓埋名的。於是哲學或者原創的藝術、文學死了。創造的心靈生病了，而且將死了。在台灣의 某一羣論述者「集體密謀暗殺了創造心靈」，而創造心靈則因為勇氣與頓悟的力量不足而將死了。創造心靈若不像智者大師所說：「止觀」宛若「殺敵」；意志不堅，向密謀者投降是受益最快的。

川端康成畢生最愛的一個對子（佛界易入、魔界難入），看似矛盾，但我們仔細想想，被密謀暗殺後，規範化的世界，既住不入（維根斯坦、尼采、柏拉圖、智者、禪宗大師的語

錄、燈錄」，那麼這等魔界又怎能住得了吾等這般的小人物；如是當是回頭是岸，到了六七十歲，老驥雖志在千里，但創造心靈早已因疾疫而僅存一息，這一息尚存能讓良知未失的學者們返回佛界，因為佛界是如此地易入。但若未有此一息，那麼此等人物只能在難住的魔界充當妖魔的小差，而成不了魔界大將，可憐的魔界小鬼們當然是朝不保夕，而只能等待地藏王或觀音的救苦救難使其返回彼岸。

(二) 〈讓嚴密的德國學者徹底地殺死晚期海德格與高達美的詮釋學〉

如果上述的事例讀者仍然認為時代過於久遠，那麼讓我們看看那麼被華人兩岸三地至為推崇的海德格與高達美吧！海德格自一九六〇年後的《形上學導言》及其晚期作品，不會再距離我們太過遙遠吧！而高達美的解釋學正是由晚期海德格發展出來的。

我們不乏運用晚期海德格與高達美解釋學的專家，試問晚期海德格的作品包括《形上學導言》若由國內任何一位六十歲以下的學者寫出，可被刊登在哲學期刊者有多少呢？又，如賀爾德林的詩集詮釋的哲學作品，若由華人寫出是否代表著違背了行規呢？學習海德格的學者，愛好海德格的學者，爲了「難入的世界」、「難申請通過的研究案」，請徹底地把您心愛的晚期海德格與高達美的解釋學心靈殺死吧！一但如同晚期海德格忽然「領受存有」、

「大徹大悟」轉向詩的詮釋，轉向一種天地人境的美學詮釋；那麼難入的魔界將更加難入。

但，我們到底又爲什麼要研究晚期海德格、高達美，又爲什麼要引用這些著作，並且一定不能如康德那般只看休謨的德文譯本，而需看英文原本；要登此難入之界，先把德文念好吧！信仰才能真切，毒發身亡才能徹底，只看英文本的晚期海德格及高達美，或看中文本者，是不足以參與密謀暗殺創造心靈的。

可是，我們都曾經年少，都曾經只是個學生，參與研究一個缺乏豐富利益的學科，無論是純哲學或純文學、純藝術的創造；難道在那個才十八或二十的年紀裡，我們就十分老於事態嗎？我們不是爲了找尋哲學的靈感才啓程的嗎？

我們難道是一開始就準備申請某部會的每年補助以創造「收入」嗎？難道維根斯坦的《哲學探究》之寫作，需要依靠任何補助才來創作嗎？

我們不正是在追尋著這種可以創造出《哲學探究》之內在的動力與靈感嗎？曾幾何時，我們都取得了碩博士，都有了專兼任教職，都可以登上會議的講桌與宴廳。但同一時間，我們心中的愛人因疾病而僅有一息，我們的親密戰友已經死亡；而你我卻忘了其逝期。

原來，歡樂、風華、風光、威風的場面大致上是用來分享國家分配的預算。你我在此刻是否想起禪宗大師爲何要燒毀《碧巖錄》呢？何以一位得道高僧要禁止其弟子皆頌其恩師的

大作，竟要以燒毀，不顧違師之非議也要以此棒喝其弟子呢？

一個宋代的禪師知道創作心靈的疾病與死亡的可怕，因為那是真正「哲學、禪、道、真如、涅槃、藝術」的病痛與死亡。禪師真有不忍與慈悲。

(三) 〈讓鈴木大拙在華人世界醫病與救贖〉

也許不愛好德國哲學的朋友，或不愛好哲學的學界學者對上一段仍然感到不合時宜，不過「史學、藝術、文學、宗教」等學界都對鈴木大拙不陌生。鈴木大拙與前中研院長胡適這位史學大師論辯禪學，就牟宗三及許多專家來看乃是大佔上風，足見這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學者；鈴木畢生作品有數十種之多，華文譯作已有多種。

研究禪學的「史學、藝術學、文學、哲學、宗教學」等學者莫不將之奉為典範的一型態而加以利用、討論。這位以臨濟禪為承繼，並且與使禪揚名世界，與心理學，精神醫學相互對話的大宗師、大禪師、大學者；其作品若用我們各家學報的格式標準來衡量，大多也都無法被接受。

那麼，其作品既被這一羣論文書寫者引用而刊登在論文集集中，但依其書寫方法表現又會被排除在刊登之例外。我們的「禪之心靈」是不是染上了什麼不治之症，或者我們在等待像

鈴木大拙這樣的大禪者出現，出生在華人世界中，我們在等待著一種大無畏的精神、等待一種不好利益的精神、無欲、無所求於名利、權位的偉大學者，但又擅長與國際學界、與眾生說法的大禪師。

也就是，我們是迷惘地寄託自己的救贖可能給一個不知何時會出現的大禪師來為一羣垂死的天鵝，白骨生肉，還陽復元。

(四) 〈永別了卡夫卡與普斯特、羅蘭巴特〉

解構主義哲學家：德勒茲，在其一生創作中的二十六冊作品裡分別各有對卡夫卡與普斯特作解讀的哲學著作出現。沒有人懷疑這位解構主義哲學家，哲學教授的哲學素養。偉大的解構哲學、史學、精神醫學史家：傅柯，且說二十一世紀可能是德勒茲的時代。

傅柯的見解大概不太會有人不識貨地加以否定，而德勒茲的宗師地位也無庸置疑。只是像德勒茲的上述兩部作品若在華人世界可能被刊登在正統學報中嗎？又可能會被接受在任何國家部會的研究提案中嗎？

德勒茲的作品若在華人世界出現或許還不是最悲慘的，可憐的是被稱為二十世紀四大小說家的卡夫卡及普斯特這兩位的作品，有誰會老實地去發現其中的哲學意涵呢？

我們在此別忘了生於一九一五到一九八〇年間才六十五歲即亡故的另一位解構主義大師：羅蘭·巴特，其代表作《戀人絮語》、《S/Z》、《寓作的零度》、《流行體系》、《神話學》、《符號帝國》會有機會成為哲學學報的刊登物嗎？

那麼，究竟是這些解構主義大師錯了，是不是這幾位四大小說家的作品錯了；還是我們的人文科學界病了，再也不需要原創的心靈了，而只要玩弄一種遊戲規則，在遊戲中獲取金錢、權力、名位而滿足即可。那麼，這些知識份子只是把學術場域改作文字的政治商業場域而已。

(五) 〈宮崎駿、胡克船長、哈利波特與金庸之「暗戀桃花源」〉

大凡是有幼兒的家長，都或多或少地曾經陪同其子女觀看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龍貓》、《天空之城》、《神隱少女》、《螢火蟲之墓》、《風之谷》、《魔女宅急便》等作品，宮崎團隊那種深刻的反戰、批判物質主義、批判人的物化、批判資本主義的腐化人心，鼓吹想像力的恢復，呼籲世人不要忘記自我，永遠不要遺忘童心與創造力；讓世間始終存在著理想，不忘卻人存在事間的基本倫理親情的美好，勿忘人間至情至愛的所在；永遠希望天空中存在著一種秩序並可有永遠不滅的生命之樹、與真愛之泉。

宮崎團隊用動畫醫治了我們創造心靈的疾病，無論大小男女皆爲其而動容；所有的知識份子，這些位居大學廟堂的看倌是否在心靈深處有些震撼而感到「慕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呢？

近死之心，何以復陽；我們很努力地用各種規格把各種古今中外的原創作品殺死，用一種密謀的方式，難道我們一定要讓我們的生命之泉，可能具有創造力的時期先加以病魔化，先使其死亡，而後再期望在我們一切大腦已規格化之後，一下子在我們垂垂老矣之際，瞬間重生嗎？

再想想，胡克船長存在的必要性吧！他是使那個物化在人間的「彼得潘」重新飛翔，重新看見「理想世界」，重新救回其愛子的天使。

想像力、創造力的喪失來自一種疾病，這是世間物化、權位的無明加害的業障之病，卻也是最難醫治。現在，我們的抉擇是用愛欲進入業障病，或者由真愛而掃除無明，退出欲界，返回四禪天之上，進入非想非非想天界，一個莊子的無何有之鄉，一個逍遙的原創世界。

是我們選擇表達形式的各種形式性的方便，而不是由一種固定的表現方式：如樣板戲來決定我們一切的創造內容。如果不是我們身受壓抑，如果不是我們追尋著一種創造的歡愉，

我們何以熱愛一集又一集的哈利波特呢？難道這不是世人在設法自我拯救自身嗎？不正是我們都偷偷地「暗戀桃花源」嗎？

時至今日，原先那些一邊公開否定金庸武俠，但一邊又私下愛好閱讀的教授們已很少聽聞他們的消息了。金庸的十四部小說帶給我們多大的創造意象，終而使其可以獲得北京大學的名譽教授；浙江大學的文學院榮譽院長之職，也許有一天保守的兩邊社會科學院、研究院也會一改態度而給予其院士的地位。

對人性深刻的描寫，用小說的各個主人翁呈現中國文化中的各種傳統善惡情感結構，並且已有人以研究其作品而取得國內碩士學位（東海大學中文所），何以金庸的創造心靈不能被愛好「創造」的學者、教授們重新吸收呢？

（六）〈從「駭客任務」與「楚門的世界」開啟一扇疾病者的逃生門〉

兩部獲得世界影壇好評的電影「駭客任務」與「楚門的世界」（或稱真人演出）老實不客氣地吸收了整個西方哲學史，直到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新馬批判理論的哲學內涵。前者把柏拉圖的「理想世界」與解構合一，瓦解電腦的僵化，失去創造力的世界；後者則把反依底帕斯、殺父情結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分裂（德勒茲哲學），人的徹底物化，人的徹底無自

我、無隱私？主體絕對失去自由，終而到達「漂流」（李歐塔之作品）以達到假面世界的天涯海角。最終，在超人般的意志（德勒茲、尼采），真人爲了真愛終乃可以找到假面世界的邊際，那個出口（EXIT），走出了假面世界，一切疾病與主體的死亡事件即告終結。

這時候「人」才活過來了（傅柯說人死了），而那個資本主義的上帝才會死亡（尼采「上帝已死」），假上帝的化身才失去主控權。

在楚門（Tureman）的演出世界裡，只有真愛的愛人是活著的，其他一切都是資本主義中死亡的佈景；而資本主義世界只關心「預算」的我們，似乎一直有著創造性力量在召喚我們；但是，依照德勒茲的說法，我們只有成爲超人才能超出各個限界；看來「要接受疾病或死亡」與否，乃是一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決心了。

〈尾聲〉

業師傅偉勳教授晚年十多年間，曾對筆者有上千小時的教導與交談，除了談中西哲學的原創內涵何在一主題外，傅先生極關心藝術、音樂（特別是古典時期、巴洛克時期）的音樂家創造力。傅師仙遊數年之間，筆者幾乎每隔三兩日即憶起其談話的精義，他老人家畢生希望見到中國出現原創性的思想家，哲學家，而不希望學者只守著一般學術格套。以他的哲學

造詣深度，何以晚年要突破格套，自創生死學也就不言而喻。

也許傅先生更想醫治的是世人創造心靈的疾病吧，也許傅先生更憂心創造心靈的死亡吧。

二〇〇三年八月十六日下午，一個迷惘的午後，我與同修驅車返回當年立誓從事「中國哲學重建」的所在地——大屯山域，我們在一個一兩公頃的校園裡佇足良久，看到二十多年前的誓言，而今是否「誓言終不悔」呢？而傅先生的教導我是否遺忘了呢？

當晚我與同修造訪新北投山域的兩位早已退休之年少時期恩師；於是，我終於十分清楚想起我當年何以在十多歲的年紀，不顧家人的集體反對，投身哲學。在見到第二位年少時的恩師之際，他第一句話問了我，「你倆感到此生一路走來苦多還是樂多？」於是，我終於活過來了，終於能提筆向哲學史的序文交出真實合宜的文字了。這是真人演出Tureman show。

正因為我們的「不合時宜」才合宜，正因為我們年少的真情真愛，讓我感到「在世存有」，我們才活著。這時候海德格才在海濱小屋活了起來，數千位大禪師那種會被哲學學報退稿的話語，因此星光晶亮了起來。中夜裡，許久未能一氣呵成的文章得以完成了，我似乎生了一場病而一瞬間痊癒。

那麼，接著是問（我們在世間不敢堅持正義的勇氣之疾），敢於起身主持正義之心死亡

了嗎？知識份子之於你我，我們還活著嗎？或者還病著嗎？生死既是一瞬間，何以主持正義的勇氣要比生死更難？

宋元明清的數十位大師們都在北宋中後期到清初中期的七百多年的時間發揮其道德哲學的創造力，能為其時代主持正義，其所具備的內涵為何也就不言而喻了。

